

人心与
情绪
丛书

SOLITUDE:

A Philosophical Encounter

by Philip Koch

菲利普·科克 著
梁永安 译

孤独

——哲学的交汇

孤独

菲利普·科克
梁永安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 / (美)科克著;梁永安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221-08880-2

I. 孤… II. ①科… ②梁… III. ①情绪—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0649 号

责任编辑:杨建国

封面设计:韩捷

Copyright © 1994 by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Carus Publishing Company.

孤 独

作 者:(美)科克 译 者:梁永安

出版发行: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1

电子邮箱:guojian57@s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16 640×960mm

印 张:19.2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21-08880-2

定 价:29.00元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文版序



孤独的滋味

幻
憶
石

人生切片中孤独的一线

整块的人生,如果切开来,看,里面是纵横交错的层面,其中必有一条贯串其间的“孤独”的线。人生无论贤愚贵贱,孤独感不能避免。英雄与志士因浊世滔滔而感孤独;犯罪者为社会所不容,又何尝不感孤独;独夫荡妇走到绝境,众叛亲离,逃不了孤独;而童稚、残弱、老病、现实社会的边缘人,孤苦无告,孤独更是挥之不去的暗影。

中文版序 ②

孤独三昧

傅佩荣

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处于孤独之中?孤独使人联想到一些不愉快的状态,如寂寞、无聊、隔绝、被遗忘、不重要、无可奈何等。不过,当我们以所有精力投入社交生活,在人群中相摩相荡,随着岁月匆匆奔驰时,又会因为过于忙碌而看不清人生真相,最终陷于茫然的困境。

译者序

孤独的时代，不孤独的思考

王学东

没有比我们时代更不孤独的时代。

无远弗届的媒体把我们跟全世界的人连系在一起，地球彼端所发生的事情，瞬间就呈现在电视机前；借助电话、网际网路，我们可以跟远在天边的亲友或陌生人交流叙话，天涯若比邻。地球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感觉跟全世界的人同其呼吸，同其韵律在脉动。

但也没有比我们时代更孤独的时代。

什么是孤独,它在人生命中的意义、价值以及地位何在?

本书的反思,酝酿自我的孩提时代。最初,我对孤独的“惊奇”,并不那么的哲学性:一个经常往返于自己和朋友家的小孩,自然而然会注意到街与街、巷与巷之间有一些阒无一人的所在。开始的时候,他会感到陌生、困惑和一点点害怕,但久而久之,他会习惯,到后来,甚至会主动去寻找这一类的地方(我记得这是8岁的我和11岁的我的分别)。

在雷雨天,我会躲在有遮蔽的角落,倾听雷鸣、凝观闪电。当时,我当然不知道何谓狂飙时代^[1],更不知道狂飙时代的文人喜欢在狂风怒号之夕,爬上巉岩高坡或参天大树,追求与大自然形神合一。但尽管我还是个小孩,我仍然可以感受得到暴风雨的震撼与魅惑,而我也满心期待能在闪电的光影中得到些什么启示。

时光荏苒,我上了大学,这时期,孤独所赐予我的宁静,并无补于我在友谊和情感生活上的阙如。我常常在宿舍的室友都熟睡以后,独坐到夜深。终于,有一天晚上,怪事发生了:我眼前的讲义忽然变成了书写、微积分手册忽然变成了数字、计算尺忽然变成了法律^[2]。念化学系的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并不喜欢化学(后来我对德里达(Derrida)、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那一鳞半爪的理解,受惠于当时的孤独体验甚多)^[3]。可惜,当时的我,对成人世界的种种,仍然懵然无知,结果,我忧伤地拒绝了命运所赐予的礼物^[4],继续修读我自以为是第二好的选择。我觉得自己老了 1000 岁。

最后,爱情终于临降在我身上,接下来的是婚姻、一个小孩

[1] 狂飙时代:文学史上的断代,指狂飙运动大行其道的时代;狂飙运动发生在 18 世纪末的德国,该运动赞扬自然与个人的价值,反对崇尚秩序与理性的启蒙主义。有关狂飙时代文人爱爬上山坡或大树上追求与自然合一之事,本书第七章续有论述。

[2] 作者的这段文字不大好理解,不过大意应该是说,平常对他来说有意义的事物在一夕之间忽然变得没有意义。

[3] 指哲学:本书的作者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又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改念哲学的。

[4] 德里达(Derrida)、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三位都是哲学家,书写、数字和法律分别是他们关心的课题。

中文版序● 孤独的滋味◇何怀硕	•001
中文版序● 孤独三昧◇傅佩荣	•009
译者序 孤独的时代,不孤独的思考	•015
前 言	•019
导 论	•001
第一部 孤独的本质	•013
第一章 孤独的各种面貌	•015
第二章 孤独的家族	•033
第三章 完全的孤独	•056
第四章 孤独与非孤独之间	•064
第五章 在互动之中的孤独	•091
第六章 孤独的意象	•102
第二部 评价孤独	•107
第七章 孤独之德	•109
第八章 孤独之德的完成	•146
第九章 反孤独:历史的考查	•158
第十章 反孤独:回应	•180
第十一章 女性与孤独	•210
第十二章 孤独:普世价值?	•234
原文书注释(说明:本书脚注为译者注)	•262

导 论

Introduction

什么是孤独?那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啊——竟可如此深邃,又如此平凡;可如此内省,又如此浸沉在大自然中;可如此亢奋,又如此安详?它由什么样的时间、空间和自我所构成?我们有可能述说出孤独是什么吗?

我的思绪一下子就飘到了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孤独者身上。先说“修行僧之父”圣安东尼吧!公元 269 年的某一天,这位埃及农人之子闲逛到一所教堂,当时,教堂内正有人在念诵《新约》中的经文:“去,变卖你全部的所有,施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一刹那间,这段他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文震撼了他,仿佛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似的。他开始照经文的话去做。他让自己越来越穷,让自己过得越来越苦,最后,甚至孤身一人遁隐到沙漠里去。他住在一个随便挖成的洞穴里,以蛇为伴,一住二十年,朝夕与内心的魔鬼争战。^①

说明:本书有两种注释:①符号为英文书注,注文置书末;符号[1]是译者注,为脚注。

我又想起了那三位年轻的英国女尼。在 1250 年前后,她们主动要求人们把她们三人禁闭于依当地教堂外墙而建的三间斗室中。在进行过一个近似安魂弥撒的仪式后,人们就用砖和泥把她们密封起来,只留两扇小窗子,一扇开向教堂,一扇开向村子。从此,她们与世隔绝,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和告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尘世生命的终了。

五百年后,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创造了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鲁宾逊——他在一次海难中被冲到南美洲海岸附近的一个荒岛上去。鲁宾逊努力求生,在荒岛上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再下来还有爱散步、孤傲、吊诡、深邃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的良师益友爱默生(Emerson)在麻省康考特城外围的瓦尔登湖四周拥有四十亩的林地,1845 年,年轻的梭罗来到这里,筑室而居,过着“深思的生活”。他独居于此两年。这是观察和反省的两年,也是种豆子和写札记的两年。他札记的第一个条目就是“孤独”。

说到写作,我不由得想起卡夫卡。我记起他是怎样不耐烦地期盼双亲和姊妹快快就寝,以便自己可以在饭厅的餐桌上写作。这种写作会延续到深夜。只有在孤独的宁静中,他才有办法呼吸和放松自己;也只有在孤独的宁静中,他才能把那无时不在的焦虑给写出来,释放出来。对从事这种写作的人来说,“孤单永远不够。……四周的宁静永远不够。……甚至夜也永远不够。”^②

另一个夜的探索者是伯德(Richard Byrd)上将,他自愿在 1934 年的冬天,一个人住在南极的气象站“博林前进基地”,进行观测。他所在的地点,离小亚美利加^[1]足足有四百英里远,冒险的险不可谓不大:

任何一个被选在这样一个营址驻守的人,都要学会去

[1] 小亚美利加:南极沿岸地带的营地。

忍受以下几件事情：自然界中最冰冷刺骨的气候；黑得像月球背面的漫漫长夜；地球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解除（最少在六个月内无法解除）的隔绝。^③

伯德居住在一间埋在几公尺深的雪堆下面的小室，只有一部不管用的无线电为伴。在深深的南极之夜里，他月复一月地测量着气候和自己——测量自己是个有多大承受度的人。

现在，艾米丽·卡尔(Emily Carr)^[1]所画的画出现在我的眼前。浓密的杉树丛和偶尔一两根的图腾柱——画中画的是英属哥伦比亚沿岸森林的风景。一种孤独的感觉从画面上缓缓沁出。艾米丽·卡尔晚年大部分的时光，都是一个人在英属哥伦比亚的海岸森林里作画度过的。她以一辆老旧的大篷车为家，有一大堆宠物作伴。晚上，她会记下每天作画时的奋斗过程：

十月五日：唉，那座要命的山！为了和它奋斗，我今天晚上累垮了。我几乎重画了整个画面。但仍然像是一堆差劲、可厌、令人倒胃、不值一文的乱草。没有力量，没有贵重感，没有实体感。

九月八日：今天早上的工作情况很好。中午的工作情况很糟。我在寻找着某种难以言诠的东西：它轻得足以被一个沉重的思想压碎，柔软得足以被我们的热情揉坏——它就像泪一样难以揣摩。^④

像这样难以揣摩的东西，除了可以透过画来捕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有，用孤独来捕捉。艾米丽·卡尔这样告诉我们。

[1] 艾米丽·卡尔：加拿大女作家、画家。

以上,我们已经浏览了好几个孤独的个案,不过,它们显然无助于解答孤独是什么的问题。没有错,以上的个案有一个共通之处:当事人都是孤身一人。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寂寞、隔绝、疏离乃至自闭,都是独处的状态,而它们都不是孤独。我们有办法清楚地说出孤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们不能过分自信。我们在一开始就应谨记梭罗的严厉警告:“那种沉默无法以英语说出来。”有人可能会质疑:梭罗自己还不是写了一本超过两百页厚的书来诉说他的幽居生活吗?像只公鸡般咯咯叫——这是梭罗在《湖滨散记》里形容自己的样子。但公鸡的啼叫毕竟不是哲学分析,而且,即使是《湖滨散记》里那些专论孤独的章节,也未见梭罗有任何定义孤独的企图。不过,鸡啼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当我们读过《湖滨散记》论“孤独”、论“散步”、论“野果”那些章节以后,对什么是孤独、有什么东西包含在孤独里头一类的问题,肯定会有更清澈的视野。

梭罗曾经感慨地说过:“我从未有过像孤独这样好的良伴。”良伴?有伴还谈得上是孤独吗?这绝不是梭罗在故作吊诡之语,因为在拜伦的诗歌《哈罗德公子访胜记》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很类似的观点:

在孤独中,激起感情万千,
在孤独中,我们最不孤单。^⑤

到底,梭罗或拜伦的话是什么意思?

但有时候,诗人的啼唱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声音。华兹华斯(Wordsworth)常常喜欢用如下一类的语句来形容孤独:

……我们躺卧在
自己体内,成为一个活的魂;
我们用一双被和谐和欢愉的力量震慑的眼,

洞透事物物的内在生命。(择自《丁登寺》)

然而,在1805所写的《哀歌》中,华兹华斯却又另有一套说法:

再见吧,再见吧,住在孤单中、
守在梦中、远离同类的心灵!
它纵使快乐,
也是可怜的;
因为它是盲目的。

何者才是孤独的真貌:盲目还是有洞透力?如果把普鲁斯特和劳伦斯的诗摆在一起看,那冲突就更严重了。普鲁斯特认为:

尽管有这样的假象
让我们以为
有所谓的友谊、礼节、服从、义务,
让我们乐于自欺欺人;
其实,我们无不是生存在孤单中。⑥

但劳伦斯却主张:

任何事物,即便是个体性本身,也依赖关系。
……只有在正负极接上以后
灯才会发光。
我的个体性实则是一种假象。
我是整个全体的一部分,
我无所遁逃。⑦

一旦有人怀疑所谓的孤独其实只是一种假象，那我们最深信不疑的事情也难免会开始动摇。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最前面所浏览的那些例子，压根儿就跟孤独无关？没有错，圣安东尼确实在山洞里独居了二十年，但他不是每天都在祷告吗？而祷告，是一种与神交流的方式。现在，如果我们不否认神也具有某种人格的话，那么，圣安东尼二十年的独居岁月还可以算是孤独的吗？再看那三位女尼：她们看得见教堂内部，因此可以参与在祭坛前面举行的礼拜仪式；她们从另一扇窗子也看得见村子里的人的生活；在她们斗室四周活动的，都是她们多多少少认识的人。从这些考虑，你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劳伦斯的主张——孤独只是一种假象——还有乍看之下那么荒诞不经吗？不妨再看看卡夫卡的情形。写作，在某个意义上，不都是为别人而写的吗？卡夫卡在写作的时候，不也可以说是在跟自己笔下创造出来的角色交往吗？那么，我们还可以说那曾在无数个夜里默默笔耕的卡夫卡是孤独的吗？

普鲁斯特的主张看起来好像可以置之不理，不过，他对亲密人际关系骨子里包含的冷淡疏离的描写，还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我要求，阿尔贝蒂娜会坐到我膝上，让我用手揽着她的头；我可以抚摸她，缓缓在她身体上下移动双手。不过那些时候，我手中所触碰到的，仿佛是一块包裹着千湖万海的盐分在其中的石头，又仿佛是遥远的星光。我感觉，我摸到的是一个密封的信封、一个心思已经飞到无限远的人。^⑧

如果这就是亲密人际接触的实质，那难道我们不可能称之为孤独吗？如果大部分的人际交往都不外如此，那试问世上除了孤独以外还有什么？

我敢肯定，普鲁斯特和劳伦斯都不完全是对的。但他们错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想了解他们主张里头各自包含的真理与谬误，

那就非得更深一层地探讨孤独和人际互动的本质不可。这一类的探讨对理解人类生活的本质至关紧要。过去这些年来,人们花了很大的气力去探索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男性和女性都想知道,他们各自所持的观点是否正确,又要怎样才能协调一致。他们想知道这些,不为别的,单单就只是为了知道、为了了解。那是发自他们内心的哲学家的要求。驱使我们着手探问孤独本质的动力之一,正是相同的求知欲。

但人并不只是理论的动物,他也是行动的动物。而驱使我们去探讨孤独本质的另一个动力,就是寻找更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欲望。如果普鲁斯特和劳伦斯都只是以偏概全的话,那我们就仍然保有选择过孤独生活与否的自由。但我们要怎样作选择呢?我们要去评估孤独的价值,评估它是不是能提供我们一些人际交往所无法提供的礼物。而这正是伯德自愿孤处南极的原因:

我渴望更全面地体验那种孤绝的感受,渴望能一个人独处一阵子,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尝出安详、宁静和孤独到底是美好到什么程度的东西。^①

有一项孤独所惠赠予人的礼物是无可争辩的:休息与恢复;它提供给人一个时间与空间,让人那被社会所扯裂的伤口愈合。“它让我安歇在幽静的水边;它让我的灵魂休息。”^[1]这诚然是一项大礼。但这就是孤独的唯一赠礼吗?我不相信。我想到了老子:

老子对周王朝状况的厌恶日甚一日,在一百六十岁那年,他决定远走他方,到一个更适合落实自己理想的环境。他坐着驷车,从洛阳出发,向西行进,准备经函谷关离开

[1] 语出《圣经》。

中国。在函谷关前，关令尹喜要求他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写出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书成以后就出关西去。^①

老子从此没有从他的孤独之旅返回过。如果孤独只是一种休息的话，为什么老子会一去不返呢？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但这个传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再者，要是孤独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的话，它又怎样能帮助人止痛疗伤？有的话，又是哪些？我读了不少二十五个世纪以来对孤独的礼赞——有老子的、赫西底奥的、柏拉图的、耶稣的、塞内加的、奥勒留的、佩脱拉克的、圣特雷萨的、蒙田的、卢梭的、歌德的、华兹华斯的、拜伦的、雪莱的、雨果的、爱默生的、梭罗的、狄更生的、惠特曼的、缪尔的、普鲁斯特的、里尔克的、伯德的、史蒂文森的、艾米丽·卡尔的、田立克的、萨顿的、科克的和科莱的——我发现，有一些孤独的好处被一提再提。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把这些被人一提再提的好处集中在一起，归在五大名目之下：“自由”、“回归自我”、“契入自然”、“反省的态度”和“创造性”。

但在论及孤独备受礼赞的同时，我们也决不可忘记，在西方世界，历代对孤独大张挞伐者，同样是大不乏人。培里克里斯(Pericles)^[1]的“葬礼演说”让我们得知，在雅典人的观念中，那些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一无是处。^②

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对持老子一类观点的人，也很不以为然：

有一些高层次的人……他们理应自视为受命保护人类的卫士。他们被派到这个邪恶的世界来，为的是在大众面

[1] 培里克里斯：公元五世纪雅典政治家。